

我可不在乎

「美」雷切尔·韦尔 著

柳闻莺 译

Not That I Care



译文
童书

少年文学
上海译文出版社

SCHOLASTIC

我可不在乎

Not That I Care

〔美〕雷切尔·韦尔 著
柳闻莺 译

译文
童书

少年文学
上海译文出版社

SCHOLASTIC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可不在乎/(美)韦尔(Vail,R.)著;柳闻莺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6
(译文童书.少年文学)
书名原文:Not That I Care
ISBN 7-5327-2856-0

I.我... II.①韦...②柳... III.儿童文学-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I712.8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10563 号

Rachel Vail

NOT THAT I CARE

Copyright © 1998 by Rachel Vail. All rights reserve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Scholastic Inc., 555

Broadway, New York, NY 10012, USA.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权通过上海市版权代理公司帮助获得

图字:09-2002-113号

我可不在乎

[美]雷切尔·韦尔 著

柳闻莺 译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易文网: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4.25 插页 2 字数 75,000

2002年6月第1版 2002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5,100册

ISBN7-5327-2856-0/I·1651

定价: 10.00元

本书讲的是摩根的故事

谢泼德老师布置了一个特别的作业：她要每个学生找出十件最能代表和概括他们自己的东西，并在课堂上一一讲述。这可难倒了对什么都不在乎的摩根。

聆听班上的同学讲述他们的“成长之物”，令摩根禁不住对往事泛起阵阵回忆：离家出走的爸爸，院子里的那株从不结果子的樱桃树，妈妈的眼泪，淘气的哥哥，她那不能站立的芭比娃娃，当然，还有与 CJ、佐伊、奥莉维亚这帮小伙伴的别扭与嬉戏，欢乐与愁闷。最后，摩根挑了这些东西放进书包：爸爸的那枚神秘的圣克里

斯托弗圣牌；一根樱桃枝；一把用来教训哥哥的刮勺，一个芭比娃娃的头；一颗乳牙……只是，她又该如何向众人解释这一书包的古怪玩意儿呢？



作者年轻又漂亮

谁写的？

雷切尔·韦尔，专为青春期少年写书的美国优秀儿童文学作家。作品在美国广受好评，几度被《学校图书馆杂志》列为推荐书目。

看什么？

亲情、友情，还有一点朦朦胧胧的爱情；

敏感、温馨，还有美国式的搞笑幽默；

几个性格迥异的女孩，彼此分享着妙趣横生的纯情年华，连起一串青春的友谊指环……

1

没有办法。我原不知道我们都将不得不站在整个班级面前。教室里没有一点声音,除了“咔嗒”声,从谢泼德夫人那尖尖的浅口无带皮鞋敲击地砖时发出的“咔嗒”声。她现在就在我后面,所以我看不见她。她甚至没有向我们问好。创造性作文课和美国历史课太重要了,我猜想,而且我们又无知得叫人吃惊,怎么能浪费一秒钟。六年级的老师认为我们已经有资格上谢泼德夫人的课了,而她似乎对此感觉受到了侮辱。

“当我叫到你的名字,”她说,“请带上你的口袋到教室前面来,坐在讲台旁。”

我不知道我应该看什么。对我来说,这是桩新鲜事。之后,我的脸开始僵硬。我让自己不停地眨眼睛,

颤抖我的上嘴唇,或者张大嘴巴。我的脸无法放松,就像它有时候那样,好像已经不是我的脸了。

我把我的前刘海吹离我的睫毛,并且试图静静地坐着。数五下保持不动,我母亲不停地这样说我,你最近太坐立不安了,摩根,我简直不能忍受。一,二,三,我不能再数下去了。我必须动动肩膀。

“把你们自己装在口袋里带来”,谢泼德夫人上星期五把它布置成我们创造性作文课的一项作业。那天我们吃完午饭回到教室,看见每张桌子上都有一个褐色午餐纸袋。谢泼德夫人说:“将十样最能代表你们各个面貌的东西装进口袋。”也许她指的是我们的各个方面,不管怎么样,我都觉得这是个非常酷的作业。

劳·霍赫施泰特,坐在我后面的小子,曾抱怨我们以前周末老是没有作业。谢泼德夫人抬高眉毛,盯着可怜的劳足有一个世纪,直到他慢慢缩低身子,脚碰到了我的椅子。“欢迎升到七年级,霍赫施泰特先生。”她说。这话几乎让我爆炸。

放学后,我最好的朋友,CJ·赫尔利,被约出去了。当然她立刻打电话告诉我,可惜我正好骑着自行车在外面瞎逛。星期五一般在社交上是个紧张的日子。CJ在我电话录音上留言:“你好,这是留给摩根的话——摩根吗?汤米·列维特刚才叫我出去。打电话给我。”整个周末我都试图回电给她,可总找不到机会。并不是说我生她的气,只不过我不喜欢汤米。

我真的开始全身心做作业了,寻找十样完美的东西。我几乎没有告诉任何人。“把你们自己装在口袋里带来?”我哥哥问,“我记得这个作业。”但我不需要他的帮助。

今天早上我带着装着十样复杂的、意味深长的象征物品的口袋去上学,兴奋得很。我到得这么早,看门人才刚刚开门。我把自行车推进停车架,坐在墙头等CJ。

当她妈妈把她放下车,CJ飞快地奔过来,爬上墙,坐到我身边。对于我没有回电的事她只字不提;她知道我的坏习惯而且已经习惯了,或者这只是我的猜测。我们谈到汤米。我告诉她,不要为两人约会之后,整个周末就没有说一句话这样的事烦恼;我去年和他出去以后,他也没再打电话给我。然后我们谈到汤米的双胞胎兄弟,乔纳斯,今天会不会像我们猜的那样叫我出去;如果我们四个人结成四人组会多有趣,还有乔纳斯的鬚发是不是很愚蠢。CJ曾喜欢乔纳斯,但现在她和汤米出去,这个让我很高兴。

她似乎不在乎这样的事发生。

实际上,现在我回想起来,当时一直是我在说话。CJ对结成四人组的事没有发表任何意见。她只是面色苍白地坐在那儿,深绿色眼睛看着其他地方,就是不看我,她的绷紧的瘦小身躯比往常缩得更紧。我好久才注意到她举止怪诞。



管它呢。

谢泼德夫人向教室前面走去。当她经过我身边时,我屏住了呼吸。我的哥哥,耐德,四年前也在七年级时,说谢泼德夫人很“实在”,因为她不会抨击创作自命不凡、孩子气、充满陈词滥调的诗歌的小明星。我知道他指的是我,我将我的诗歌从冰箱上取下,并发誓在七年级时一定要让谢泼德夫人喜欢我。可惜至今她还没特别表示过,但现在只是开学第三个星期,我还有机会。

可我现在在椅子上缩得很矮,紧攥着我的口袋,紧闭着眼睛,听着谢泼德夫人说:“我希望听到清晰的、简明的对于每件物品的解释,你为什么选择它,这件物品象征了你什么性格?”

我们还得解释?早知那样的话,我就会选择完全不同的东西了。

我不知道我所想的会给这个口袋带来什么。但肯定不会像在餐桌上把午饭展示给别人审视评判那样简单,打开这个褐色纸袋就能打开我的生活。哈,感谢上帝。

“有问题吗?”谢泼德夫人问。

得了,当然没有人举手。我不敢环视四周看看其他人是不是都很放松、都准备好了,是否只有我才躲在桌子后面。

“那好,现在开始。”谢泼德夫人说着,转动她头盔

似的脑袋，扫视我们每一个人。她的浅黄色头发给牢牢定了型，这样的发型只需每个星期到美容院洗一次头。她让我想起猫头鹰，她圆圆的锐利的眼睛和小小的鹰钩鼻。也许这就是她为什么会如此困难地在肩膀中间转动她那大脑袋的缘故。我去年做过猫头鹰的论文，它们是种捕食鸟。我缩得更低，幻想自己就是只田鼠，试图掩藏在包着金属护腿的仿木桌子后面。

千万不要叫到我名字。

“奥莉维亚·波戈斯京，”谢泼德夫人叫道。

奥莉维亚·波戈斯京是我今天新结交的好朋友。整个午饭时间我都在和她轻声交谈，这样做尽管有点别扭，可我们还是坚持着。她真的有那么点风趣，她的饭盒里总装着独立包装的椒盐卷饼棍，这可是奢侈品。我妈妈从不在那些东西上浪费钱，我们总是买经济装的东西，需要多少买多少。我们会连着几个星期吃同一种小甜饼，吃完了，才上超值俱乐部去买。如果遇到大贱卖，我妈妈可能会给我们买独立包装的土豆片。如果看到我午饭里有一小包密封的土豆片，我会感到非常愉快。它看上去是那么诱人。CJ 只带酸奶，每天，都只有一瓶酸奶。这倒不是说她家买不起。她得悠着点，因为她在练芭蕾。

今天午饭时候我有那么点喜欢奥莉维亚。她不像以前我总以为的书呆子样。她说了许多关于女孩的趣事，像什么 CJ 一旦接到男孩的电话，就把朋友忘记了

之类的事。当然,还有椒盐卷饼。

奥莉维亚走到教室前,她不加修饰的黑色辫子没有甩来甩去,只是坚定地突出在两边。她是七年级里长得最小的,也是除肯·卡本特外最聪明的一个。

奥莉维亚把她的褐色纸袋放在谢泼德夫人的讲台上,把脸转向我们,用她平静而从容的语调说:“噢,这就是我。”

我会怎么做?我不能展示我的东西。我紧握着褐色纸袋的手心开始出汗。这就是我?我没有办法站起来,说这就是我,特别是那些根本无法解释的物品。

奥莉维亚从她的纸袋里拿出一枝炭笔,把它举到她严肃的脸前面,宣布:“炭笔,因为我喜欢画画。”她把笔放在了谢泼德夫人讲台的吸墨纸上。谢泼德夫人,远远站在门旁,点了一下头。老师们都喜欢奥莉维亚,她能把每件事都做对。我不知道这是否已经成为一种癖好。

“一个计算器,”奥莉维亚说着把它举了起来,她的视线越过我们头顶集中在后面墙上。“因为数学是我最喜欢的学科。”她放下了它。

我不停地拧动我的黑色马球衫下摆,又强迫自己停下来。可我的眼睛,还是背叛了我,向左边瞄去。我边上,CJ笔直地坐着,只占据了四分之二的椅子,她的头优雅地在她长长的脖子上保持着平衡。

奥莉维亚把手伸进她的袋子,又取出个小盒子。我

夹住下巴，轻轻数数，坐直，我的坐姿现在像 CJ 一样好。

奥莉维亚取出一对耳环。我情不自禁地开始眨眼。

“这是足球形状的耳环，这既是因为足球是我最喜欢的运动，而且我又在这个夏天刚刚穿了耳洞。”

奥莉维亚看了一眼谢泼德夫人，后者一动也没动。耐德告诉我一次谢泼德夫人表扬他“说得好”，整个班级几乎全部晕倒。

奥莉维亚深深咽了口唾沫，可怜的她。我很想知道她现在在想什么。我实际上并不了解她，但我能肯定她现在已经开始动摇了，从没有一个老师只给她一次点头。我决定，如果她看我，我一定给她一个鼓励的微笑。一直期待赞赏一定是件非常难受的事。当然我并不了解，我只是这样猜想。

我准备给她支持，但奥莉维亚并没有看我。这样也好，无论如何，她至少也没有看其他人。她盯着后墙，取出一本厚厚的平装书。“一本字典，因为我喜欢词源学。”她说。

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我的袋子里没有一样东西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我把整件事都做错了。我该怎么办？

“一个台球，因为我喜欢打落袋弹子。”

哦，快闭嘴，奥莉维亚，我几乎大声地叫出来。我打开皱巴巴的褐色口袋，开口正好能让我窥见里面的

东西。错误，错误，错误；没有台球，没有炭笔；我有的只是一个摔破的温度计，一个芭比娃娃的头，一根树枝。没有一样东西可以解释给我的其他七年级十九个同学听，他们无从知道我的整个生活。甚至连 CJ 也无从知道袋子里到底是什么，而且我也没有兴趣坦白，甚至对 CJ 也是如此，打四年级起她就是我最好的朋友。

我又用手指拧动我马球衫的下摆。如果因此我的衣服起皱了，我会非常羞愧的，因为它会让我显得可怜巴巴。住手，集中注意力到奥莉维亚，我最好的朋友身上。我又吹动前刘海，让它离开我眼睛。它们总是让我发疯，但至少它们遮住了我前额上的青春痘，四个，还有一个新的正在长。不要碰，手指上的油只会让事情更糟。思考，思考——我该怎么办？我屁股已经粘在了椅子上。奥莉维亚结束了，感谢上帝。我不知道我们是不是该鼓掌，我可不想成为第一个。我把我的手放到背后，又吹起前刘海。

我不知道我在想什么。这不意味着我想接近谢泼德夫人，让她了解我所有的秘密；事实上，我一点不喜欢她，这只猫头鹰。整个周末，我完全投入进去，选择我的十样东西，可我没有关心到时该怎样展示它们。我原以为我们只要提着袋子进教室就可以了。

奥莉维亚走回她的位子，她桌子就在我前面。我犯了个错误，又看了 CJ 一眼，她也在看我，带着一脸的悲伤的歉意。

省省吧，妞。并不是我在不在乎之类的问题。我只是想快点度过这一天，求求你，你可以做任何你想做的事。这没有什么不同，我做的事远超乎你所知道的，你这个令人尊敬的被宠坏了的小夫人。你根本伤害不了我什么。

2

在爸爸离开之前,我们有个幸福的家庭。至少我认为我们很幸福;我记得我们总是在笑,有许许多多生日派对。实际上,我也许记得的只是照片里的东西。

也许我们不是那样幸福。我不知道。我想我们只是很普通的家庭。

当我妈怀上我的时候,我的父母都盼望是个女孩。我出生那天,在去医院的路上,我妈看见别人院子里的一棵樱桃树,所有的樱桃悬挂下来,像装饰品,似宝石。于是她让我爸发誓,如果她生了个女孩,他一定要为她种一棵像那院子里一样的樱桃树。

真叫人吃惊,我爸居然照他发的誓做了。当我妈从医院里把全身粉红的我抱回家的时候,爸爸一个劲

她拉着我们到后院去看。四岁的耐德全身脏兮兮地站在那儿，骄傲地给我和妈妈看那株小小的由他和他爸种的樱桃树，妈妈哭了。她过去动不动就哭。

他们把我放在婴儿毯上，在小樱桃树前拍了张照片。我那时三天大，看上去像个充满智慧的但又对什么都大惊小怪的小老头。他们用这张照片作为我的出生宣言。我们骄傲地介绍我们的女儿，摩根·阿曼达·米勒……

以后每年我的生日，爸爸都会让我穿着牛仔裤和白衬衫，坐在樱桃树前拍照。我们把照片编排成一本特殊的书，像延时摄影一样：一岁时我抓着我的脚趾头；五岁时我一头鬚发聪明伶俐勇气十足的模样；快八岁时我咧着嘴，少了大板牙；十岁时长长的黑色头发遮住了我大半张脸，就在妈妈要剪我的刘海之前。每张照片里我的背后，樱桃树长得越来越高，越来越茂盛，直到我六岁时粉白色枝条网状般伸展开来——可就是没有樱桃，没有一颗樱桃像绚丽的宝石悬挂在那些枝条上，即使这棵樱桃树已经高耸在我头顶。这已经开始成为我们家的一个笑话，一棵没有樱桃的樱桃树。

那个时候我有个好朋友叫罗克珊·卢斯，之所以成为朋友是因为她就住在这条街的那头，而且和我同岁。罗克珊称呼每样东西都爱生造些愚蠢的词，放屁她称作“气经”，你鼻子里的东西她叫“盖鼻”，马尾巴的发夹她称为“塞朴”。她在幼儿园里失去她第一颗牙齿，她